

论腓特烈三世的多重身份及其妥协战略

何丹春

(上海大学文学院, 200444, 上海市)

摘要：德国中世纪晚期，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是妥协政治的高手，然而他在历史上常常只以马丁·路德的保护者身份被人们所铭记。本文结合了中世纪晚期的历史背景，论述了作为选帝侯的腓特烈三世作为选帝侯、马丁·路德的保护者、农民运动的协调者、人文主义的推动者等多重身份及其妥协战略。腓特烈三世的妥协战略减少了贵族、教会、帝国、神圣罗马皇帝、农民等多方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使得宗教改革得以保留并发展。他不仅在动荡中维护了萨克森地区的和平，也为德国和欧洲的政治和宗教发展留下了重要的历史遗产。

关键词：腓特烈三世；妥协；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作者：何丹春，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电子邮件：hedanchun@qq.com；ORCID：<https://orcid.org/0000-0003-2848-808X>；电话：+8615925874020。

德国中世纪晚期的腓特烈三世，智者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der Weise），以其卓越智慧和谨慎的妥协策略而为人所称道。他以出色的能力在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大放异彩，因而被誉为“智者”。¹ 他所展示的这种能力，是通过灵活运用妥协来调和各方力量，从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他的这种智慧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或者说，正是新旧时代的碰撞造就了他的妥协战略与谨慎个性。

在腓特烈三世继任其父的头衔时，神圣罗马帝国正处于动荡之中。帝国内部的君主和贵族们争夺权力和领土，这导致了内部的分裂和不安定。与此同时，教会和帝国之间也在争夺权力。教会试图通过教皇的权威来影响帝国的事务，并试图在帝国内部行使更大的权力。腓特烈三世意识到，这些权力斗争会给他带来的领土带来不稳定。因此，腓特烈三世从执政初期起就采取妥协的外交策略，以在帝国政治中保持中立、确保权力分配的合理和政治的稳定。

此外，新教在北欧大部分地区的兴起意味着帝国的领导力受到挑战。新教徒普遍反对罗马教皇的权威，并否认了天主教的一些有关信仰的规章制度。早在十二世纪末，像瓦勒度派（Waldensian）、胡司派（Hussite）和洛拉德派（Lollardy）这样的新教徒团体就发动了第一次反对天主教教会的运动。² 这种转变及其导致的领土间的宗教分歧，引发了后来被称为宗教改革的运动。马丁·路德于 1517 年

¹ 史蒂文·奥茨门特 Steven Edgar Ozment, 《德国史》*Dequo shi* [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邢来顺 Xing Laishun、肖先明 Xiao Xianming、常县宾 Chang Xianbin、徐继承 Xu Jicheng、刘旭 Liu Kui 译, (北京 Beijing: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Zhongguo dabaikeshu chubanshe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9, 55。

² <https://www.lowellmilkcenter.org/programs/projects/view/frederick-the-wise-electof-saxony/her>, 2023-04-28。

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引发了对天主教会权威的挑战，导致欧洲范围内的宗教动荡。帝国在宗教上出现分裂，北部和东部的公爵建立了新教徒占优势的地位，而南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仍然信奉天主教。由此产生的宗教冲突在欧洲各地爆发。

总而言之，腓特烈三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作为当时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他的举动和决策至关重要。除了担任选帝侯这一显赫职务外，他还承担着其他多重身份。作为马丁·路德的庇护者，他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其提供了庇护并保护他免受迫害。此外，他还作为农民运动的调解者，努力缓解农民与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这些多重身份不仅使他在动荡的时局中保持了稳定，也在政治、宗教和文化领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的政治智慧和谨慎的决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对欧洲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腓特烈三世的相关文献综述

当前对于腓特烈三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点论述腓特烈三世的生平。在这类作品中，腓特烈三世的私人秘书乔治·斯帕拉丁（Georg Spalatin）写的选侯传记《智者弗里德里希、人生与当代史》（*Friedrichs des Weisen, Leben und Zeitgeschichte*）是最具代表、最权威的作品。他论述了这位萨克森选帝侯的政治生涯、家庭背景和个人生活，及其在神圣罗马帝国中的角色和地位。汉娜·哈金斯·莫里（Hannah Hutchens Mowrey）的《智者费里德里希的阿拉米尔手稿：音乐、艺术与神学的交汇》（*The Alamire Manuscripts of Frederick the Wise: Intersection Hannah Hutchens Mowreys of Music, Art, and Theology*）从腓特烈三世所拥有的十一份唱诗班手稿，论述腓特烈三世的生平，特别是他推动维登贝格的复兴以及他与路德之间极为复杂的关系。萨姆·韦尔曼（Sam Wellman）通过多次德国之行和详尽的德国资料，写下《智者：马丁·路德的保护者的显见与隐秘的生活》（*Frederick the Wise: Seen and Unseen Lives of Martin Luther's Protector*），揭示了腓特烈三世的为人所知以及不为人知的生活，深入阐述了腓特烈三世为何会违背他的天主教并冒着风险保护路德。

二是德国史的相关研究。鉴于腓特烈三世在德国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宗教改革重大地位，中世纪德国史相关的著作总免不了要提及这位选帝侯。史蒂文·奥兹门特（Steven Ozment）的《德国史》（*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一书将这位选帝侯放置于德国宗教改革历史背景之下，特别论述了腓特烈三世对宗教改革和德意志民族运动的贡献，同时也分析这位德国最虔诚的天主教诸侯却成为一个年轻异教徒保护者的原因。玛丽·富尔布鲁克（Mary Fulbrook）的《德国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不仅论述了腓特烈三世对马丁·路德的保护，还提到了腓特烈三世的维登贝格造出许多耶稣遗物，成为重要的教徒朝圣地，而罗马则卖用于朝圣的赎罪券，因而受到马丁·路德的反对。

三是对于作为路德相关的腓特烈三世研究。在从古至今的文献中，腓特烈三世往往作为路德的保护者而出现。苏珊·卡兰特·努恩（Susan Karant-Nunn）的《路德：从文化历史视角看改革者》（*The Personal Luther, Essays on the Reformer from a Cultur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是一本从文化历史视角探讨改革者马丁·路德私生活的十篇论文。在该书的“路德与智者弗里德里希的友谊”章节，作者论述了腓特烈三世对马丁·路德的帮助以及马丁·路德对腓特烈三世的影响。乌尔丽克·迈尔（Ulrike Mayer）的《萨克森选帝侯——智者弗里德里希与马丁·路德的关系（1512-1525）》（*Sachsens Kurfürst - Friedrich der Weise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Martin Luther (1512-1525)*）概述了1500年左右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民族中的萨克森

地区，还介绍了这个背景下的“主要参与者”的人——腓特烈三世、路德、斯帕拉丁，回答了弗里德里希为什么保护马丁·路德以及秘书斯帕拉丁在这个“部分”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等问题。

这些作品论述了腓特烈三世的政治活动、私人生活、人生经历，详细地刻画了腓特烈三世的人物形象。然而，这些作品还有以下几点不足之处。首先，腓特烈三世在这些作品中往往作为马丁·路德的陪衬出现，对于腓特烈三世个人的主体性刻画还不充分。其次，这些作品主要用德语和英文撰写，而汉语学界的相关作品则十分缺乏。再次，这些作品的内容集中于腓特烈三世与马丁·路德之间的关系、腓特烈生平经历等话题，而对其战略及人物性格的分析还较为缺乏。为此，本文将从腓特烈的多重身份入手，分析其战略，以进一步丰富腓特烈三世的人物形象。

二、腓特烈三世的生平与重要时间节点

腓特烈三世于1463年1月17日出生在托尔高的哈尔滕费尔斯城堡，是韦廷家族选帝侯欧内斯特（Ernest）的长子。腓特烈三世在童年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学习了拉丁语、历史、文学和宗教等知识。他的父亲和其他亲属是备受尊敬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他们的言行和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腓特烈三世的成长历程。据说他在幼年时期已经展现出了非凡的才智和领导能力，这些品质在他日后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领袖时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1486年继承其父欧内斯特选帝侯的职位后，腓特烈三世迅速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手腕。1488年，他帮助堂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免于布鲁塞尔（Brussels）的监禁。1493年，马克西米利安继任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于第二年任命腓特烈三世为他的帝国顾问。³ 1495年，马克西米利安在他帝国内建立了法院体系，并设立了一个帝国委员会来监督该项目。腓特烈三世主掌该项目，并以其公正的调解谈判技能获得认可和尊重。⁴ 1500年，弗里德里希成为帝国政府理事会的主席。同年，他与亨纳贝格大主教结盟，推动帝国的宪法改革，增加贵族的权力，削弱神圣罗马皇帝的集权与权威。

1502年腓特烈三世创办了维登贝格大学，并任命路德和他的同事菲利普·墨兰顿（Melancthon Philipp）为维登贝格大学教授，使维登贝格大学成为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和中心。尽管腓特烈的天主教信仰根深蒂固，但他认识到改革教皇教会的必要性。

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95条论纲，标志着宗教改革的开始。在腓特烈三世的领导下，萨克森成为了宗教改革的重要中心之一。1519年腓特烈三世帮助查理五世于当选为皇帝。1520年腓特烈三世收到教皇的一封禁令，要求他批准对马丁·路德的处罚，但他拒绝了这一要求。1521年，在沃姆斯帝国会议上，腓特烈三世保护了马丁·路德，确保他获得了安全通行权，使他得以在会议结束后安全返回维登贝格。在路德被帝国禁令追捕的危急时刻，腓特烈三世为他提供了庇护所，让他在瓦特堡度过了一段重要的时期。在农民战争爆发前后，他亦努力通过对话和妥协来避免社会动荡和混乱，尽量减少冲突的伤亡。

动荡的德国及其诸多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对腓特烈三世的健康状况造成压力。1525年，由于身体情况的恶化，腓特烈三世选择隐居，以避免政治和社会上的压力，并且专注于个人的事务和家庭生活。腓特烈三世逝世，他的统治地位由他的兄弟约翰·腓特烈三世（John Frederick）继承。

³ Peter H. Wilson, *The Holy Roman Empire*, (London & New York & Sydney & Delhi: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11), 17-20.

⁴ Hannah Hutchens Mowrey, *The Alamire Manuscripts of Frederick the Wise: Intersections of Music, Art, and Theolog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anuscripts, PhD dissertation, 2010), 82.

腓特烈三世处于新旧时代的更替之间，他本人的性格和身份更是复杂而矛盾，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旧时代遗留的痕迹，又可以窥见新时代到来的脚步。以下几章将重点从腓特烈三世作为选帝侯、马丁·路德保护者、农民运动调和者、人文主义主义推动者四个方面对腓特烈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

三、选帝侯腓特烈三世

作为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极其谨慎，善用妥协迂回战略。他在做出决策之前会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后果和影响。他不会轻率地做出决定，而是会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以确保自己的选择是最合适和最有利的。为避免冲突和风险，他更倾向于寻求和解和妥协，而不是采取激进或冒险的行动。他明白冲突和战争会给社会带来破坏和混乱，因此他努力维持和平与稳定。此外，腓特烈在政治上往往采取保守和妥协的立场，不急于推动变革或改革。他更倾向于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而不是试图颠覆或改变它们。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腓特烈也常常由于谨慎性格而采取妥协的措施，他往往会在各种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并尽量避免卷入复杂的国际纷争和战争。

他的堂兄马克西米利安看到了弗里德里希卓越的才能，在政治上重用他。然而，不同于马克西米利安倾向于用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腓特烈三世渴望整个帝国的改革与和平，因而他们经常意见相左。当马克西米利安和帝国周围的庄园主都在争夺土地和财富时，腓特烈三世则在中间起了调节作用。⁵ 正如腓特烈三世的秘书和顾问乔治·斯帕拉丁（George Spalatin）指出，马克西米利安对腓特烈三世非常钦佩，因为这位选帝侯从未与对手发生过暴力冲突。⁶ 也许正是因为马克西米利安难以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才会对腓特烈三世如此重用；也许是因为，马克西米利安在议会席位的需要腓特烈三世的支持。

作为选帝侯，在与贵族、教会和帝国的关系中，以及对神圣罗马皇帝权威的平衡处理上，腓特烈三世最具代表的政治妥协行动是支持查理一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帝国选举中，时年 19 岁的西班牙国王——驾崩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孙子，占据了巨大优势。他既是西班牙王位的继承者，又统治着从西西里到奥地利的诸多王国。教皇利奥十世害怕出现一个比查理曼帝国更大的西班牙—德意志君主国，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法国这一边，支持法国国王。然而，法国国王的实力在相比之下显得苍白无力。教皇、法国人和瑞士人想尽最大的努力除掉查理，因而他们将目光转向腓特烈三世。

腓特烈三世作为一位精明但冷静、矜持的政治家的拥有极大吸引力。罗马教皇的使节、刚在奥格斯堡审讯路德的红衣主教托马斯·卡叶坦（Thomas Cajetan）明确主张支持这位 56 岁的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去世后，其他几位选举人也想为腓特烈三世加冕。三名选举人投票给西班牙的查理一世；三名选举人则支持腓特烈三世。帝国的未来在于腓特烈的选择。但腓特烈三世却为查理投下了决胜票，自愿放弃了头衔。然而，尽管腓特烈拒绝了帝国王位，但他确实创建了一份文件（Wahlkapitulation），为新皇帝确立了统治条件。⁷

腓特烈三世的脑海里或许也出现过角逐皇帝的想法，然而，他所面对的两个严峻的挑战使这一想法逐渐消弭：其一，他缺乏足够资源去统治神圣罗马帝国；其二，如果他孤注一掷，就将面临一旦与查理

⁵ Hannah Hutchens Mowrey, *The Alamire Manuscripts of Frederick the Wise: Intersections of Music, Art, and Theolog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anuscripts, PhD dissertation, 2010), 80.

⁶ Maria Grossmann, *Humanism in Wittenberg, 1485-1517*, (De Graaf, 1975), 23.

⁷ Hannah Hutchens Mowrey, *The Alamire Manuscripts of Frederick the Wise: Intersections of Music, Art, and Theolog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anuscripts, PhD dissertation, 2010), 84.

的竞争失败，德意志选帝侯团可能被解散的局面。⁸或许是他想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领土；又或许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可能不足以应对皇帝职位所带来的挑战和责任。因此，腓特烈三世在 1519 年拒绝了自己登基为神圣罗马皇帝的机会，而是积极支持查理五世的选举。这一决定体现了他对帝国政治的现实的认知及其妥协精神。通过支持查理五世的选举，他巧妙地维护了萨克森与帝国的关系，并在帝国内部保持了平衡。尽管腓特烈三世未能通过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产生更大影响，然而他在宗教上的妥协战略不仅保留维护了路德的宗教改革，也引导了迅速发展的德国人文主义运动，这可能比接受皇位更能影响欧洲在现代早期的政治和宗教发展。

四、马丁·路德的保护者腓特烈三世

正如上文所提，智者腓特烈三世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拥有重大权力及影响力，尤其是他的妥协战略展现了作为萨克森选帝侯的卓越才干和智慧，成功地平衡国内外各种利益、维护萨克森的权益以及促进政治稳定。然而，腓特烈三世的历史形象并非仅仅因其政治才华而流芳百世，更多地是因为他在改革者马丁·路德身后所施予的保护。腓特烈三世的宗教虔诚是与路德接触的关键所在。腓特烈三世曾数度朝圣，其中包括 1493 年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他敬畏圣母玛利亚（Blessed Virgin Mary）的母亲——圣徒圣安妮（Saints Anne），圣安妮庇护了处境悲苦的朝圣者。这些悲苦的朝圣者祈祷：“请帮助我，圣徒圣安妮。”后来腓特烈三世把这一幕印在了萨克森的货币上。⁹在中世纪，腓特烈三世的这种传统的宗教虔诚被认为是伟大而高贵的热情。尽管腓特烈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对马丁·路德的支持和保护显示了他在宗教上的妥协战略及其对新兴宗教思潮的宽容和理解。

1502 年，腓特烈三世创办了维登贝格大学，这在日后成为了马丁·路德领导的新教宗教改革的早期发源地。也正是在这所大学中，腓特烈三世第一次听说了年轻的马丁·路德。虽然路德在埃尔福的奥古斯丁修道院学习，但在约翰·冯·施道比茨（Johann von Staupitz）的建议与敦促下，他于 1508 年被维登贝格录用为教师。当时维登贝格需要另一位神学讲师教授圣经，施道比茨认为路德是最好的选择。¹⁰除了施道比茨之外，斯帕拉丁在两人的来往中亦起到重要作用。斯帕拉丁不仅是腓特烈三世的秘书和顾问，他还为路德和腓特烈三世写了传记，还是两人的中间联系人，为彼此传递信件。因此即使路德和腓特烈三世从未见面，他们也能够通过中间人以及信件进行沟通与联系。

1517 年 10 月 31 日，在维登贝格担任修士和教授的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德国维登贝格诸圣堂大门上，揭开宗教改革的序幕。在《论纲》中，路德反对用金钱赎罪的办法，认为教皇没有免除人的罪恶的权力，还揭露了赎罪券的本质是剥削，此举触怒了教廷。腓特烈三世意识到这位谦卑的学者比他之前所以为的更为卓越。1518 年 6 月，路德被传唤到罗马，被指控异端。路德意识到，如果没有腓特烈三世的支持，他很可能要被火烧死。因此他必须赢得腓特烈三世的支持。同年 8 月 18 日，路德写信给斯帕拉丁，请求腓特烈三世智者干预。

⁸ 史蒂文·奥茨门特 Steven Edgar Ozment, 《德国史》*Dequo shi* [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邢来顺 Xing Laishun、肖先明 Xiao Xianming、常县宾 Chang Xianbin、徐继承 Xu Jicheng、刘旭 Liu Kui 译, (北京 Beijing: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Zhongguo dabaikeshu chubanshe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9, 56.

⁹ 同上书, 第 53-54 页。

¹⁰ Hannah Hutchens Mowrey, *The Alamire Manuscripts of Frederick the Wise: Intersections of Music, Art, and Theolog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anuscripts, PhD dissertation, 2010), 92.

通过斯帕拉丁传递的信件，路德和腓特烈三世进行了深入交流，而斯帕拉丁自己也越来越被吸引到路德的改革计划中，并有意识地在腓特烈三世面前支持路德的事业。¹¹ 路德的宗教改革深深吸引了腓特烈三世的目光。腓特烈三世早有改革之心，当时萨克森和图林根的维登统治者对天主教会及其代表声称的免税、免于司法管辖和免于兵役的豁免感到不满。教会作为一个多部门机构，拥有将人定罪的权力，能够毫发无损从诸多问题中脱身。¹² 可见腓特烈三世和马丁·路德在许多方面都有着相同的目标，并且彼此需要。

因此，腓特烈三世拒绝承认罗马 1518 年作出的路德是异教徒的判决。在斯帕拉丁的建议下，腓特烈三世坚持要求罗马将路德的审判转移到德国。教皇屈服了，同意在 1518 年 9 月由红衣主教卡叶坦在奥格斯堡对路德进行审判。当时腓特烈三世甚至安排了约翰·弗洛施（Johann Frosch）与加尔默罗修道院（Carmelite monastery）的负责人为路德在奥格斯堡逗留期间提供食宿。腓特烈三世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选择保持中立，但他采取行动保护路德。奥格斯堡会议的结果并不利于路德，卡叶坦要求路德立即被送往罗马，或者至少被驱逐出萨克森。虽然腓特烈三世最初要求路德回答卡叶坦的指控，但腓特烈三世意识到罗马尚未证明路德是异端者。1518 年 12 月 7 日，腓特烈三世向卡叶坦明确表示，除非罗马能够公正地定罪这位教授为异端，否则他不会交出路德。¹³

尽管腓特烈三世的行动不可避免地激怒了罗马，但对教皇而言，与腓特烈三世对立的情况并不符合最佳利益。当时教皇面临土耳其人的威胁，他需要所有的七个选举人的团结与支持。为了获得腓特烈三世的支持，教皇并没有立即逮捕路德，而是试图奉承这位选举人，并于 1518 年 9 月宣布腓特烈三世是“美德之金玫瑰”（Golden Rose of Virtue）的获得者。然而教皇的示好并没有动摇腓特烈三世帮助路德的决心。与此同时，马克西米利安于 1519 年 1 月 12 日去世，路德在短时间内摆脱了危险，因为教皇无法依靠皇帝来围堵路德。¹⁴

1520 年 1 月，在一些诸多枢机主教和外交人员的压力之下，教皇准备了一份教皇诏书，宣布路德的著作和教义令人震惊、虚假、冒犯、误导以及违反天主教教义，并明确提出，任何庇护路德的人都将被视为异端，任何妨碍该诏书实行的人都将受到逐出教会的惩罚。¹⁵ 选帝侯再次受到警告，如果他同情路德、保护路德，他和整个萨克森将受到严厉惩罚。腓特烈三世在路德事件上别无选择，他不得不表态与路德撇清关系，因为如果他忽视罗马的要求，他将面临严重的后果。路德则写信给这位选帝侯，“[请代表我向皇帝陛下请求以使] 我可以富于恩典地被豁免，为了反对这些事情的必要，我已经做的任何事情……更多地是为了拯救神圣的福音真理而不是[为了救]我自己的不重要的没有价值的自我。”¹⁶ 在路德的请求下，腓特烈三世仍试图采取一些措施保护路德。腓特烈三世要求路德向新上任的查理五世书面陈述他的案件。显然，腓特烈三世认为皇帝至少会听取路德的一些说法，并可能会认识到教皇采取的举措过度。

¹¹ Susan C. Karant-Nunn, *The Personal Luther: Essays on the Reformer from a Cultur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7), 52.

¹² *Ibid.*, p. 49.

¹³ Hannah Hutchens Mowrey, *The Alamire Manuscripts of Frederick the Wise: Intersections of Music, Art, and Theolog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anuscripts, PhD dissertation, 2010), 120-121.

¹⁴ *Ibid.*, pp. 121-122.

¹⁵ *Ibid.*, p. 123.

¹⁶ 黄保罗 Paulos Huang 汉译，黄保罗 Paulos Huang 主编，《马丁·路德著作集（第 48 卷）》*Madinglude zhuzuoji (di sishibajuan)* [Luther's Work 48], (赫尔辛基 Helsinki: 世界华人路德学会 Shijie huaren lude xuehui [Lutheran Academy for China Ry]), 2024, 305.

在 1521 年的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腓特烈三世为马丁·路德争取到了豁免。尽管路德被指控异端，但腓特烈坚持认为他应该有机会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腓特烈三世在会议上保护了路德，确保他获得安全通行权，使他在会议结束后安全返回维登贝格，并继续从事他的神学研究和写作。然而，当会议要求路德放弃对教皇利奥十世的指责时，路德为自己的著作辩护并拒绝收回自己的言论，因此查理五世颁布了《沃尔姆斯诏书》（Wormser Edikt）谴责路德，并禁止他的思想传播。

智者腓特烈预料到路德在沃尔姆斯会议的判决以及由此带给萨克森的政治影响，所以他提前采取措施，在路德返回维登贝格的路上派士兵假装发动袭击，绑架路德，将其藏在瓦尔特堡城堡（Wartburg Castle），以确保这位改教家的安全。¹⁷ 路德在瓦尔特堡潜心写作，将圣经翻译成德文。路德翻译的圣经不仅推动了宗教改革，还塑造了德国的语言和民族身份。¹⁸ 在此期间，路德通过信件往来计划宗教改革。可以说，正是腓特烈对路德的保护使得宗教改革得以继续。

腓特烈三世对路德实施保护的背后动机，是为了在西班牙哈布斯堡势力和罗马教皇在德意志的影响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以维护德意志地区的稳定和谐。除了传统的宗教虔敬和保护他的国民的需要外，路德的声望也是腓特烈三世决定保护他的原因。一旦皇帝和教皇成功地将维登贝格大学的风云人物路德处以死刑，腓特烈三世的威望和他统治的土地上的和平也将随之遭受劫难。¹⁹

事实上，在暗中保护路德的同时，腓特烈三世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教皇进行了一定的妥协。他多次表明与路德撇清关系，坚称自己一直保持中立，以免萨克森受到波及。例如路德在 1519 年的莱比锡论战中否认教皇权威，战胜了天主教神学家约翰·埃克（Johann Eck）后，罗马教皇的圣座大使卡尔·冯·米尔提兹（Karl von Miltitz）用萨克森的安危与利益逼迫腓特烈三世将路德交给教皇。腓特烈三世给教皇写信说，在路德事件中他“袖手旁观”，他想要把路德从他的领土上赶走。此外，在 1520 年 7 月，他也曾写信给红衣主教里阿里奥（Riario），表明他从未试图为马丁·路德博士的著作或讲道辩护。²⁰ 尽管这并非出于腓特烈三世的本意，但他深知，此时唯有退让与妥协才能更好地维护萨克森地区的和平与宗教改革的火苗。

五、农民起义运动的调和者腓特烈三世

腓特烈三世的妥协策略同样表现在德国的农民运动中。腓特烈生活的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欧洲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转变，农民起义等社会动荡事件的蔓延。这些动荡的局势对腓特烈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因此他不得不采取妥协的政策。他深谙动荡局势可能对他的统治地位和领土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他选择了妥协战略，以避免更大规模的冲突和暴力事件。作为一位封建领主，腓特烈面临着维护封建制度和自身地位的压力。他清楚地意识到，对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的过度压迫可能会引发反抗和叛乱，因此，他选择通过妥协来缓解社会矛盾。

¹⁷ 胡斯托·L·冈萨雷斯 Justo L. González, 《基督教史（下卷）》*Jidujiao shi*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II], 赵城艺 Zhao Chengyi 译, (上海 Shanghai: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2016, 33。

¹⁸ 同上书, 第 38 页。

¹⁹ 史蒂文·奥茨门特 Steven Edgar Ozment, 《德国史》*Deguo shi* [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邢来顺 Xing Laishun、肖先明 Xiao Xianming、常县宾 Chang Xianbin、徐继承 Xu Jicheng、刘旭 Liu Kui 译, (北京 Beijing: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Zhongguo dabaikeshu chubanshe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9, 58。

²⁰ Sam Wellman, *Frederick the Wise Seen and Unseen Lives of Martin Luther's Protector*, (St Louis, Missouri: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4-197.

农民运动与宗教暴力发生前夕，腓特烈三世在 1523 年就采取早期的行动阻止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 发起农民运动的行动。1524 年 7 月，为了防止暴乱，腓特烈三世甚至让这位具有煽动性的布道者拜会萨克森选侯们，允许其谈及用激进的平均主义重建社会来取代路德温和的改革计划的设想。²¹

1525 年春天，德国爆发了农民起义。农民们对封建领主的剥削和不公感到愤怒，他们呼吁改革社会制度以提高自己的地位。面对这一局势，腓特烈三世采取了一系列妥协策略，试图缓解紧张局势并寻求和平解决方案。首先，他没有选择军事手段，而是和农民进行了谈判。这可能是出于维护和平的考虑，他深知镇压起义可能导致更大混乱和暴力，因此决定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他与农民领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和协商，试图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其次，他反对消灭叛军，并承诺满足他们的合理诉求，如改善生活条件和减轻税负。他还向农民保证，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将得到尊重和保护。此外，他利用在地方和宗教领域的影响力，调解各方利益冲突，促进谈判顺利进行。总的来说，腓特烈三世在面对农民起义时采取了温和而妥协的态度，试图通过对话和妥协解决问题，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冲突和暴力，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和平。

六、人文主义的推动者腓特烈三世

腓特烈三世以善于运用妥协迂回之术而闻名，他借此方式以和平和解的方式保护自己的领地远离战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缺乏勇气或盲目地屈服。他的妥协和退让是为了在当时的历史之下更好地推动改革的进行。早在路德出现之前，腓特烈三世就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愿意冒险的人，即使是以冒犯天主教会等著名机构为代价。²² 他对路德的保护不仅表现了对新兴教会的宽容和接纳，更彰显了他无惧教会对任何支持路德者的威胁的勇气。而他当时为变革所做的种种措施，更是为路德的宗教改革提供了人文主义的土壤。正如维登贝格城堡的一幅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der Ältere) 所画的壁画中，珀尔修斯(Perseus) 勇敢地从恶龙怪兽手中解救了安德洛墨达(Andromeda)，而赫斯帕里得斯(Hesperides) 则镇守着一片金苹果树的果园，阿尔戈英雄们则在勇往直前，寻找着传说中的金羊毛。²³ 这幅壁画通过英雄们的壮举，展现了腓特烈三世对于勇气、智慧和人道主义价值的崇高追求。

在教育方面，腓特烈三世致力于改革教育体系，特别是提高神职人员的教育水平。正如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那样，他建立了一些学校和图书馆。在建立维登贝格大学时，腓特烈三世绕过教会，直接向皇帝寻求许可。这体现了腓特烈三世在大学创立程序的创新，及国家作为独立实体的新观点。腓特烈敢于挑战传统的中世纪观念，寻求新的政治理念和方式。可见，在本质上，路德的保护者腓特烈三世和路德一样，内心深处熊熊燃烧着改革的火焰。

此外，腓特烈三世还赞助和保护了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和艺术家。尽管腓特烈三世并不是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但他通过自己的政治权力，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推动了人文主义运动的发展。例如，腓特烈三世加冕德国的文化运动领袖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 Celtes)，为第一个桂冠诗人。²⁴ 人文主义者

²¹ Steven Ozment, *Mysticism and Dissent: Religious ideology and social protes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79-97.

²² Hannah Hutchens Mowrey, *The Alamire Manuscripts of Frederick the Wise: Intersections of Music, Art, and Theolog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anuscripts, PhD dissertation, 2010), 90.

²³ Bernd Stephan, "Kulturpolitische Massnahmen des Kurfürsten Friedrich III., des Weisen, von Sachsen," *Lutherjahrbuch*, vol. 49, (1982), 50-95.

²⁴ Angelo Mazzocco, *Interpretations of Renaissance Humanism*, (London: Brill, 2006), 160.

尼古拉斯·马斯查尔克 (Nicolaus Marschalk) 在维登贝格停留时, 因为他的人文主义倾向使他与当地许多学者产生了矛盾, 选帝侯腓特烈坚定地支持他, 并委派大学官方帮助其处理这些矛盾。²⁵ 约翰·基茨切尔 (John von Kitzscher) 来到维登贝格后, 出于对腓特烈的钦佩, 毫不犹豫地将这部最初于 1498 年在博洛尼亚写成的《圣罗马帝国事务对话》 (*Dialogus de Sacri Romani Imperii rebus*) 印刷了出来献给腓特烈·智者, 以供维登贝格大学使用时。在选帝侯的支持下, 他承诺会继续写类似的作品。²⁶

此外, 腓特烈三世还在绘画和音乐等多方面推动了人文主义的复兴。腓特烈三世是一位爱好古代文献和艺术品的收藏家, 他与人文主义者一样热爱和重视古典文化和艺术, 收集了大量的古代文献和艺术作品。每年一度的莱比锡交易会上, 维登贝格都是久负盛名的最大买家, 现代艺术史家把腓特烈三世收藏艺术品称为“维登贝格油画文艺复兴”。²⁷此外, 腓特烈三世还招纳了多位宫廷画家, 为后人留下了诸多传世之作。早在 1849 年, 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Albrecht Dürer) 就成了腓特烈三世的御用画家。丢勒为腓特烈三世画过两次肖像画。此外, 宫廷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 (Lucas Cranach) 也为腓特烈三世画下了游客与选帝侯在维登贝格的比武场上进行的场景 (后来, 毕加索在转向立体主义绘画风格时, 曾对卢卡斯的素描进行了重新创作)。²⁸

在音乐领域, 腓特烈三世收藏了当时最著名的一些作曲家的唱诗班册, 其中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音乐家雅各布·奥布雷赫特 (Jacob Obrecht)、若斯坎·德普雷 (Josquin des Prez) 等等。此外, 腓特烈三世还增加了举行礼拜仪式时的歌手人数, 以便在一些礼拜仪式中使用复调曲调取代圣咏, 从而对音乐进行了创新。²⁹腓特烈三世对音乐的革新展现自己的个性、思想和情感。

然而, 腓特烈三世并不是一个彻底的人文主义者, 他的统治也受到了时代的政治和宗教因素的限制。他的行动中仍然存在着中世纪传统和基督教信仰的影响。

1507 年, 腓特烈三世开始迷恋于收集圣物, 这不仅是因为圣物是被视为能够带来祝福和庇佑的物品, 对个人和集体的信仰生活至关重要, 也是因为收集圣物可以增强一个领袖的宗教和政治地位, 因为拥有和展示这些圣物可以显示其与信仰和教会的关系, 从而获得人民的尊重和支持。因此对于腓特烈三世这样的统治者来说, 收集圣物也是一种在政治上巩固权力和地位的手段。到 1509 年, 维登贝格的圣物库已经发展到包括 104 个圣骨匣, 其中包含大约 3000 件圣物。³⁰

然而, 圣物方便了出售赎罪证书。1515 年 3 月, 教皇利奥十世 (Pope Leo X) 宣布, 赎罪证将资助圣彼得大教堂的建设, 这也引起了路德的担忧。成千上万的人来维登贝格观赏腓特烈三世竭力收集的圣物, 他们通过观赏圣物来获得赎罪证。³¹ 在 1516 年, 教皇利奥十世甚至允许维登贝格发放“小教堂赎罪

²⁵ Maria Grossmann, "Wittenberg Printing,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1, (1970), 55.

²⁶ *Ibid.*, p. 57.

²⁷ 史蒂文·奥茨门特 Steven Edgar Ozment, 《德国史》Deguo shi [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邢来顺 Xing Laishun、肖先明 Xiao Xianming、常县宾 Chang Xianbin、徐继承 Xu Jicheng、刘旭 Liu Kui 译, (北京 Beijing: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Zhongguo dabaikeshu chubanshe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9, 53-54.

²⁸ Claus Grimm, *Ein Maler-Unternehmer aus Franken* (Regensburg, 1994), 309-313, 320-321.

²⁹ Hannah Hutchens Mowrey, *The Alamire Manuscripts of Frederick the Wise: Intersections of Music, Art, and Theolog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anuscripts, PhD dissertation, 2010), 115.

³⁰ Paul Bacon, "Art Patronage and Piety in Electoral Saxony: Frederick the Wise Promotes the Veneration of His Patron, St. Bartholomew,"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34, (2008), 997.

³¹ Hannah Hutchens Mowrey, *The Alamire Manuscripts of Frederick the Wise: Intersections of Music, Art, and Theolog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anuscripts, PhD dissertation, 2010), 112.

证”——一种用来减轻炼狱之苦的赎罪证，人们可以为自己和已故亲属购买赎罪证，这进一步填补了城市财政。尽管路德反对这种赎罪证，腓特烈三世却忽视了路德的担忧，并继续发扬了先祖的传统。为了庆祝万圣节和展示圣物，腓特烈三世增加了神职人员的数量，延长了庆祝该节日的天数，使更多的人可以为自己和已故亲属购买赎罪证。³² 因此，虽然腓特烈三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人文主义思想，但他并不能被称为是一个纯粹的人文主义者。

七、总结

“妥协”造就了腓特烈三世的多重身份。作为选帝侯，他妥协于现实因素，支持查理五世的选举，从而巧妙地维护了萨克森与帝国的关系，并在帝国内部保持了平衡，避免卷入复杂的国际纷争和战争。作为马丁·路德的保护者，尽管腓特烈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对马丁·路德的支持和保护显示了他在宗教上的妥协战略及其对新兴宗教思潮的宽容和理解。作为农民运动的协调者，他没有选择军事手段，而是和试图通过对话和妥协解决问题，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冲突和暴力。作为人文主义的推动者，虽然他的行动中仍受中世纪传统和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如收藏圣物），但他也保护和赞助了诸多人文主义者，在教育和音乐等多方面进行了革新。

尽管“妥协”一词在中世纪更多地被理解为“仲裁”的含义，但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三世的行动和实践拓展了此概念的外延。在这个中世纪末的历史背景下，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三世的“妥协”战略更多地体现了“均衡”与“和平”的追求，这远早于19世纪以来的政治“妥协”实践。腓特烈三世的策略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他试图在不同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避免冲突和动荡。通过妥协，腓特烈三世减少了贵族、教会和帝国以及神圣罗马皇帝、农民等多方的对立和冲突，为德国和欧洲的政治和宗教发展留下了重要的历史遗产。

腓特烈三世生平年表

1463年1月17日出生在托尔高的哈尔滕费尔斯城堡。

1464年，其父恩斯特成为萨克森的选帝侯。

1473年，开始接受严格的、以拉丁语为基础的教育。

1486年，其父恩斯特死于狩猎事故，继承选帝侯职位。

1488年，解救了困于布鲁塞尔囚禁中的马克西米利安。

1493年，将犹太人驱逐其领土；前往圣地

1494年，被堂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任命为他的帝国顾问。

1496年，受其资助的阿尔布雷希特·杜勒（Albrecht Dürer）为他绘制了肖像，并为维登贝格城堡教堂创作了未来的祭坛画。

1487年，住在奥地利，为马克西米利安服务。

1498年，被任命为帝国总督，位于马克西米利安之下；与马克西米利安关系突然冷淡，回到萨克森；

1499年，和安娜开始交往。

1500年，成为帝国政府理事会的主席。

³² *Ibid.*, p. 113.

1502年，创办了维登贝格大学。

1508年，邀请马丁·路德到维登贝格大学教授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1510年，由于痛风，身体情况恶化；要求斯帕拉丁撰写撒克逊人的历史。

1513年，患抑郁症，身体情况继续恶化；收藏的圣物规模在三年内增加了两倍；写信支持被迫害的希伯来学者罗伊希林（Reuchlin）。

1518年，腓特烈允许在奥格斯堡由红衣主教卡叶坦审问路德。

1519年，马克西米利安去世后，帮助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健康状况恶化时受到路德的小册子《上帝的安慰》安慰；

1521年，城堡教堂虽然展示文物但不再提供赎罪券；重组了维登贝格大学；为被帝国禁令追捕的路德提供了庇护所。

1522年，任命斯帕拉丁为宫廷牧师和传道人；停止圣物收集。

1523年，最后遗嘱承认了“同伴”安娜，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临终时，领受了饼和酒的圣餐。

1523年5月5日，去世。

1523年5月11日，被埋葬在维登贝格城堡教堂。

The English Title:

Frederick III's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His Strategy of Compromise

Author : He Danchun,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Baoshan, 00444 Shanghai, China, Email: hedanchun@qq.com, ORCID: <https://orcid.org/0000-0003-2848-808X>; Tel: 15925874020

Abstract: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in Germany, Elector Frederick III was a master of political compromise, yet history often remembers him primarily as a patron of Martin Luther. This essay,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late medieval period, discusses his multiple roles as an Elector, protector of Martin Luther, coordinator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and promoter of humanism, along with his strategies of compromise. His compromise strategy reduced conflicts and oppositions among nobility, church, empire, Holy Roman Emperor, and peasants, enabling the preserv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the religious reformation. He not only maintained peace in the tumultuous Saxony region but also left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legacy for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development of Germany and Europe.

Key words: Frederick III; compromise; Martin Luther; religious reform